

张弘主编

欧阳询 书法鉴赏

远方出版社

茅宇樂不般遊
黃屋非貴天下
為憂人玩其華
我取其寶厚
反本代文以質
居高思墜持滿
戒念茲在茲
永保貞吉

中国书画鉴赏大系

责任编辑 苏 文

封面设计 丁 洁

中国书画鉴赏大系

主 编 张 弘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 - 80595 - 932 - 3/G·308

定 价 425.00 元(全十七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翰墨冠古今

——欧阳询生平传略	(1)
前朝遗臣	(3)
李唐墨客	(4)
翰墨之冠	(5)
书迹传千秋	(10)

第二部分 “欧体”传天下

——欧阳询书法鉴赏	(13)
皇甫诞碑	(15)
九成宫碑	(78)
虞恭公碑	(137)
化度寺碑	(166)
卜商帖	(192)
张翰帖	(195)
梦奠帖	(200)
行书千字文	(203)
正草九歌千字文	(232)

唐朝，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鼎盛期，一大批伟大的书法家诞生在这个时代，他们共同构建起让后世书家几乎再也无法超越的高峰。在这其中，最早以书法名世的就是欧阳询。

前朝遗臣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人，生于南朝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十三岁那年，时任陈朝广州刺史的父亲欧阳纥举兵反陈，失败被杀，全家为此而受到株连。欧阳询因年幼而幸免于难，被他父亲的旧友中书令江总收养，并督教他经史书法。欧阳询聪敏勤学，少年时就博览古今，精通《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三史，尤其笃好书法，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据说有一次欧阳询骑马外出，偶然在道旁看到晋代书法名家索靖所写的石碑。他骑在马上仔细观看了一阵才离开，但刚走几步又忍不住再返回下马观赏，赞叹多次，而不愿离去，便干脆铺上毡子坐下反复揣摩，最后竟在碑旁一连坐卧了三天才离去。

开皇元年（581），欧阳询二十四岁，北周相国随王杨坚自立为帝，是为隋文帝。隋文帝是典型的西北贵族，其家族故里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曾长期为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效劳，杨坚本人娶北方少数民族权势最大的独孤氏的女儿为妻。借助婚姻的关系，其势力在北方逐渐发展起来。欧阳询在隋代为官，实际上是生活在北方文化氛围之中。这对他的书法艺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隋文帝不过是一介武夫，他不重视学术。在开皇七年（587），废掉后梁；八年下诏伐陈；九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混乱局面。在这一年九月，隋文帝下诏号召人们学文，但不久又下令关闭

了全国的学校。

仁寿四年（604），骄奢淫逸的皇太子杨广竟杀掉他的父亲而登上皇位。他喜好文艺，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士，如诸葛颖、虞世南等。这批人大都是南朝来的，曾在梁、陈做过官，杨广将他们封为学士。但欧阳询并不在其内，当时他只是一个太常博士，掌礼乐郊庙祭祀事。这时他的书法艺术正逐渐成熟起来。因为他曾任太子率更令，所以世人称他的书体为“率更体”。

隋炀帝的穷奢极欲，终于导致各地的农民起义。此时欧阳询已六十多岁。

李唐墨客

当唐高祖李渊还未称帝时，他就与欧阳询熟识，对欧阳询的才学十分钦佩。他做了皇帝后，便把欧阳询提拔为给事中。欧阳询得以在皇帝左右侍从，也帮助朝廷处理日常事务。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渊于门下省设置了修文馆——即后来著名的弘文馆。从史料上来看，欧阳询在馆内是专门教授书法的。朝廷从在京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中，挑选出喜欢书法的二十四人，到馆里来学习书法与缮写校讎。这里的条件十分优越，可以看到皇家所藏的历代法书。与欧阳询在修文馆同时担任这一职务的还有虞世南。

武德七年（624），《艺文类聚》在欧阳询的主编下成书。该书共一百卷，将唐以前的一千四百三十一一种古籍分门别类加以摘录汇编，分为岁时、治政、产业等四十部，七百二十七类，每类事实在前，诗文在后，大致按作品的时代顺序排列。所引事实，均注出书名；所引诗文，均注出时代、作者、题目，并按不同体裁用“诗”、“赋”、

“赞”、“箴”等字标明类别。《艺文类聚》是一部成功的巨著，清代学者曾评论它“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所以宋以后的著作家都从中寻找艺文资料，至今它仍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据史书记载，欧阳询的形貌很丑陋，但他的书法却誉满天下，人们都争着想得到他亲笔书写的尺牍文字，一旦得到就视作瑰宝，作为自己习字的范本。唐武德（618—626）年间，高丽（今朝鲜）特地派使者来长安求取欧阳询的书法。唐高祖李渊感叹地说：“没想到欧阳询的名声竟大到连远方的夷狄都知道。他们看到欧阳询的笔迹，一定以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

翰墨之冠

欧阳询练习书法最初仿效王羲之，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的正楷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被后代书家奉为圭臬，以“欧体”之称传世。唐代书法品评著作《书断》称：“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扰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几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太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之致。”宋《宣和书谱》誉其正楷为“翰墨之冠”。

欧阳询书法，尤其是楷书风格的形成，与北碑中的书风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欧阳询曾学习过索靖的作品，而唐人张怀瓘《书断》中这样评价索靖的书法艺术：

“靖善章草及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迫。”

索靖的这种“峻险”、“坚劲”的书风，也在欧阳询的腕下反映出来。张怀瓘在《书断》中评欧阳询的书法时，就多次用到例如“笔力劲险”、“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风旋雷激”、“森森焉若府库矛戟”、“惊其峻峭，不避危险”这样的句子。这在别人那里，是很少用到的，同时也是“南派”书家所没有的。

欧阳询的艺术生涯跨越隋、唐，其最富创造力的青年与中年时代均在隋代，因此，他在隋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阮元在他的研究中强调了隋代书法传统的重要性，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更以“取隋”为题，强调了隋代书法的特色及其地位：

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唐世欧、虞及王行满、李怀琳诸家，皆是隋人。今人难免干禄，唐碑未能弃也，而浅薄漓古甚矣。莫如择隋书之近唐而古意未尽漓者取之。昔人称中郎书曰“笔势洞达”，通观古碑，得洞达之意，莫若隋世。盖中郎承汉之末运，隋世集六朝之余风也。

隋代书法的风格，至少在唐初还在延续着。清人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以为：“唐初人书皆沿隋旧，专为清劲方整，若郭俨之《陆让碑》，殷令名之《裴君倩碑》皆然。率更（指欧阳询）、中令（指褚遂良）独能以新意开辟门径，所以为大家。”从大量的隋碑志中的确可以找出与欧阳询的书法极为近似的作品来。它们清劲中透着一种新鲜的气息，结体狭长，横画已经向右上稍稍翘起，而

波画完全是近世楷书的写法——这一切都代表了它们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书写方法,与北魏,例如龙门造像题记之类的尘拙截然不同。像康有为在评价隋朝碑志时所用的词语如“风度端凝”、“端整妍美”、“运笔爽达”、“匀粹秀整,态度安和”云云,的确是隋代以前的碑刻所没有的。欧阳修《集古录》中说:“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精劲”二字,最足以证明此点。而这一切,都为唐代的楷法的整理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虽然不能肯定某一块碑就是欧阳询的作品,但也不能否认这里面绝对没有欧阳询的作品。

因此,欧书盛名播于唐代,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他之前,是以隋碑为基调的书风,甚至在他的身后,这种书风也持续地出现在唐代的碑刻之中。

唐代书法最为伟大的贡献之一,是对中国书法之“法”的建设与树立。遵从严格法规来进行创作,可以从圆润和雅的虞世南(558—638),守法而风流的褚遂良(596—658)以及平正典实的徐浩(703—782)这批初唐或中唐书家们那里看出来。而欧阳询,无疑是最重要与最杰出的一个。

在欧阳询身上,普遍存在于唐人书法中的那种平正安详的精神,得到了最庄严的表达。在欧阳询的艺境中,有一种对典雅的、庄严的气派的嗜好,一切变化都是按照法度原则而表现得充分、坚实、完整、和悦,趋于尽善尽美。在他的碑刻中,不会发现浮草了事的地方,不会对某一地方特殊注意而对另一部分不甚关照。他有能力与本事,让每一处都成为精彩之所在,他似乎天生有一种对例如怪诞、褊狭、猥乱的不符合于典雅精神的厌恶。所以,即使在欧阳询忽然间奔放起来时,像他的

《正草千字文》，仍然能保持不差半点分寸的法度，而且还包括着坚实、完整、和谐的美丽和光辉的庄严。

欧阳询充分思考了诸如点画之间的主次关系，穿插挪让，整体的章法和汉字形式的类别方面。在书法中，这成为一种严肃的、郑重其事的创作方式：

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则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传授诀》）

这种极端理性的用笔方式，也只有到了欧阳询时代，才能被这样面面俱到地考虑到。

在唐朝书家的书法作品中艺术性与功用性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不可或分。许多研究唐代书法的人，忽略了碑铭以外的装饰——例如碑额以及碑身周围的浮雕——这种装饰也不能不说它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书体的选用。它们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向精确设计的结构与法度急进。自然而然地北碑一派的粗犷雄浑渐渐和缓至于严整，并又加上一些来自南方书风的妍媚。唐时书风只让整齐划一占主导地位，而且肯花大气力在细枝末节上面下功夫，以便使它显得处处都是完备无缺的，甚至一点隐蔽的东西也要被全面地展露出来——主要的笔画被安排在清晰可见的视觉焦点上，其余的次要笔画再依次地安排上去，其清晰程度可以让人看出它起笔时的几下折减，运笔时的轻快或者迟涩，收笔时屏息静气的一回一收，很麻利地带出下一笔，等等。一切偶然性的东西就这样被严格的法度所远远地抛弃，如同抛开瓦块而留取精金美玉一样。

也正是这样，唐时书家在书法的表现上，也只极力地遵循与主体的生命意识相对的客体性的东西，是巧智的思量与推度，是辨析汉字构成之理则，即它只是对形式的统一和定性起调节作用。所以，在书法史上，唐朝这个时期出现的“尚法”的书风，可谓正值其时：特宜于书法的基本线条或用笔，以及一般形式方面的整一律、直角形、理性的表现和诉诸巧智的规则。确切一点说，这不只是满足形式进化方面的要求，而且是抱有宗教的或政治的目的。这种形式本身自有审美意义，外在又有另一目的，即应用，这才是它的本质所在。因此书法家也必然受这种目的性的制约。

于是，他们也绝不能停留在晋人的那种简远玄妙的抽象之上，而是必须改变书法的作用与性质，以与有着冰冷的、坚硬的、笔直的几何形式的石碑和上面镌刻着繁缚藻饰的图纹相适应与和谐，而且以其有机、具体、本身完美和微妙的变化诸性质来调和与修饰它。这个目的在这里是统治一切的因素，它支配着全部作品，决定着作品的基调和风格，而不像晋人那样一方面是在与唐碑截然不同的纸面上，另一方面则是以自由的信念和主观任意性为前提，独立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而不像后来的条幅式的作品，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特性。

欧阳询正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其书法正是这种风格的伟大代表。可以说，这是一种既高级又通俗的风格。它体现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适合复兴民族的需要和愿望。他把自己心中和周围所发现的力、一切构成、情境，都在书法艺术中培养起来并表现出那种意气风发、康健充盈的生命力。

在欧阳询的书法中，我们正可以发现这种美的自然流露。张怀瓘，这位有着非常精细与挑剔的眼光的书法

批评家，在其《书断》中说唐人无一得列于“神品”，但是在“妙品”里，欧阳询却名列唐人之首——不仅有他的楷书（即张怀瓘所谓“隶书”），且有他的行书、飞白、草书。

但是有的人对欧阳询的书法也颇有微辞。南唐后主李煜就说：“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宋代米芾更是将欧阳询说得一无是处：“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询如新瘥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均见《海岳名言》）尚“法”的人会以为尚“意”的人散漫而无约束；而尚“意”的人却一定会笑话尚“法”的人太拘谨而缺乏生气。

欧阳询最大的贡献，要算他对楷书结构的整理。传为欧阳询所作的“三十六法”，虽然掺入了后人所作的若干解释或思考，但其中肯定有很大成分是欧阳询的。他的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不稳定的字形的无规律性的变化，而进入了造型分析的层次。关于书法结构的成熟观念，至此才算是真正的成立。今人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曾把欧阳询的结字“三十六法”视为重要的美学成果。

书迹传千秋

张怀瓘虽然评价欧阳询“八体尽能”，但在诸体之中，欧阳询的楷书成就是最大的，同时，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其楷书代表作是其晚年所书之《九成宫碑》，此作严谨峭拔，字字中矩，后世学欧书者多以此为范本。《皇甫诞碑》为欧阳询少年之作，文采流丽，神情飞扬，虽不若晚年作品矜持老辣，却生气盎然。《化度寺碑》、《虞恭公碑》也均为其晚年杰作。前者，赵文敏称之为欧阳询“最善者”，后者被明人汪珂玉誉为“真书第一笔”。

其时，最能表现欧阳询艺术个性的是他的行书。现存墨迹《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行书千字文》等，以纵长的结体，妍妙的取势，劲健流利的笔锋，充分表达了俊逸瘦硬的风神，突破二王规范而自成一体。

书法史上以“颜、柳、欧、赵”为“楷书四大家”，但以时序而论，欧阳询是最早以书法名世的大书法家，隋唐以下，无数的书家学习过他的作品，他以其独特的书风和杰出的贡献在中华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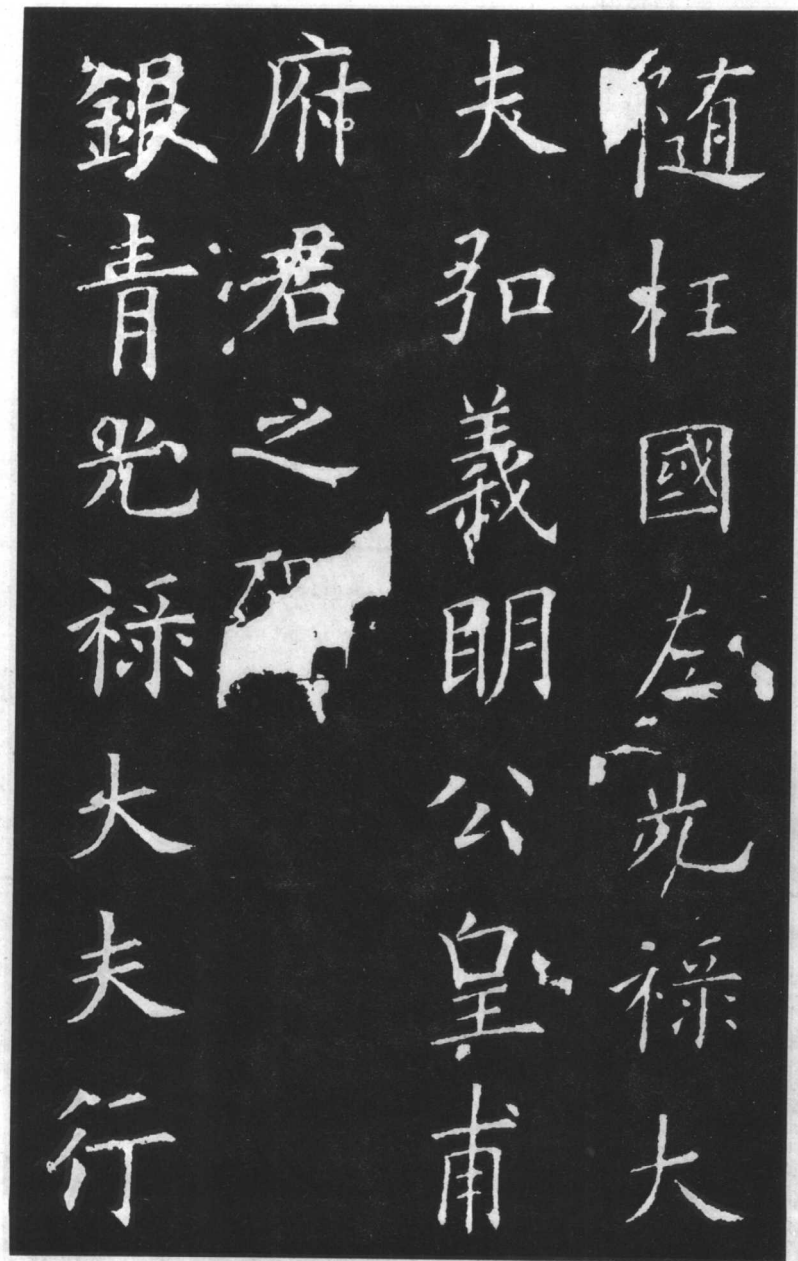
皇甫诞碑

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又称《皇甫君碑》，于志宁撰，欧阳询书，无立碑年月，明时地震断为两截，在陕西西安。楷书，二十八行，每行五十九字。篆额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原在陕西长安县鸣犊镇，后移西安城内孔庙，解放后入藏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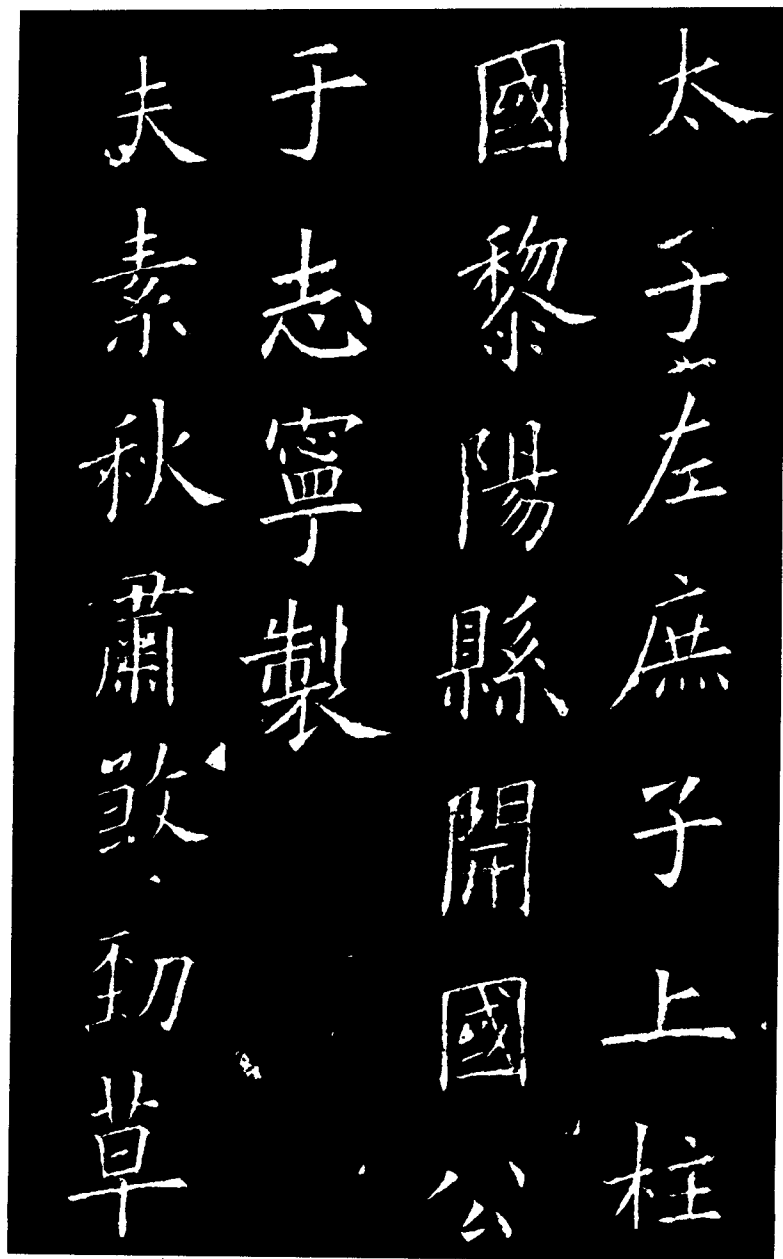
此碑书法极险峻道劲，用笔妍润，虽为欧阳询早年作品，但已具备了“欧体”严整、险绝的基本特色。如前人所评“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瞋目，力士挥拳”。然而浑厚沉着不如所书他碑。明赵颀《石墨鐫华》评此碑说：“王元美谓比之信本他书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欧阳通）发源。余谓其劲而不险特用笔之峻，一变晋法耳，可谓楷法神品。”杨大瓢说：“信本碑版，方严，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峭为尤雄，此《皇甫诞碑》之所以贵也。”

皇甫诞碑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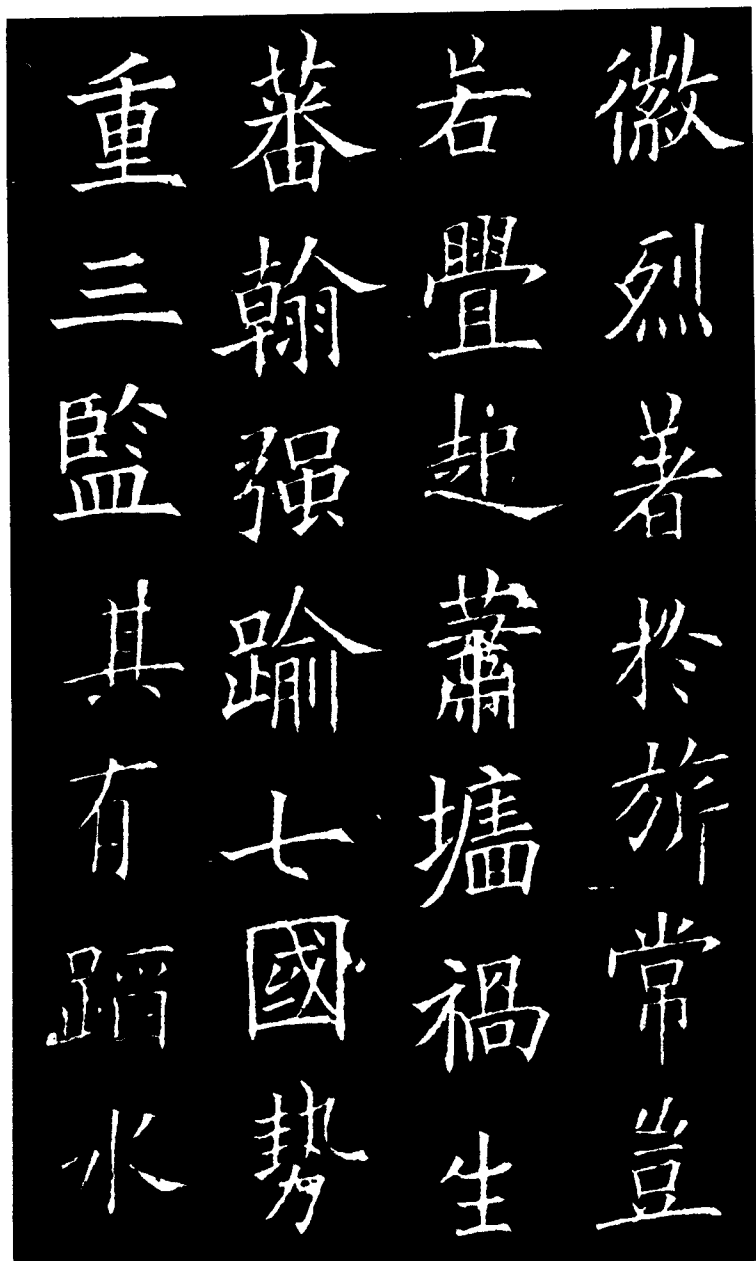


皇甫誕碑
(之一)



皇甫诞碑
(之二)

標於疾風於世艱
雲忠臣赴難
銜須授命結纓殉
國英聲煥采記牒



皇甫诞碑
(之四)